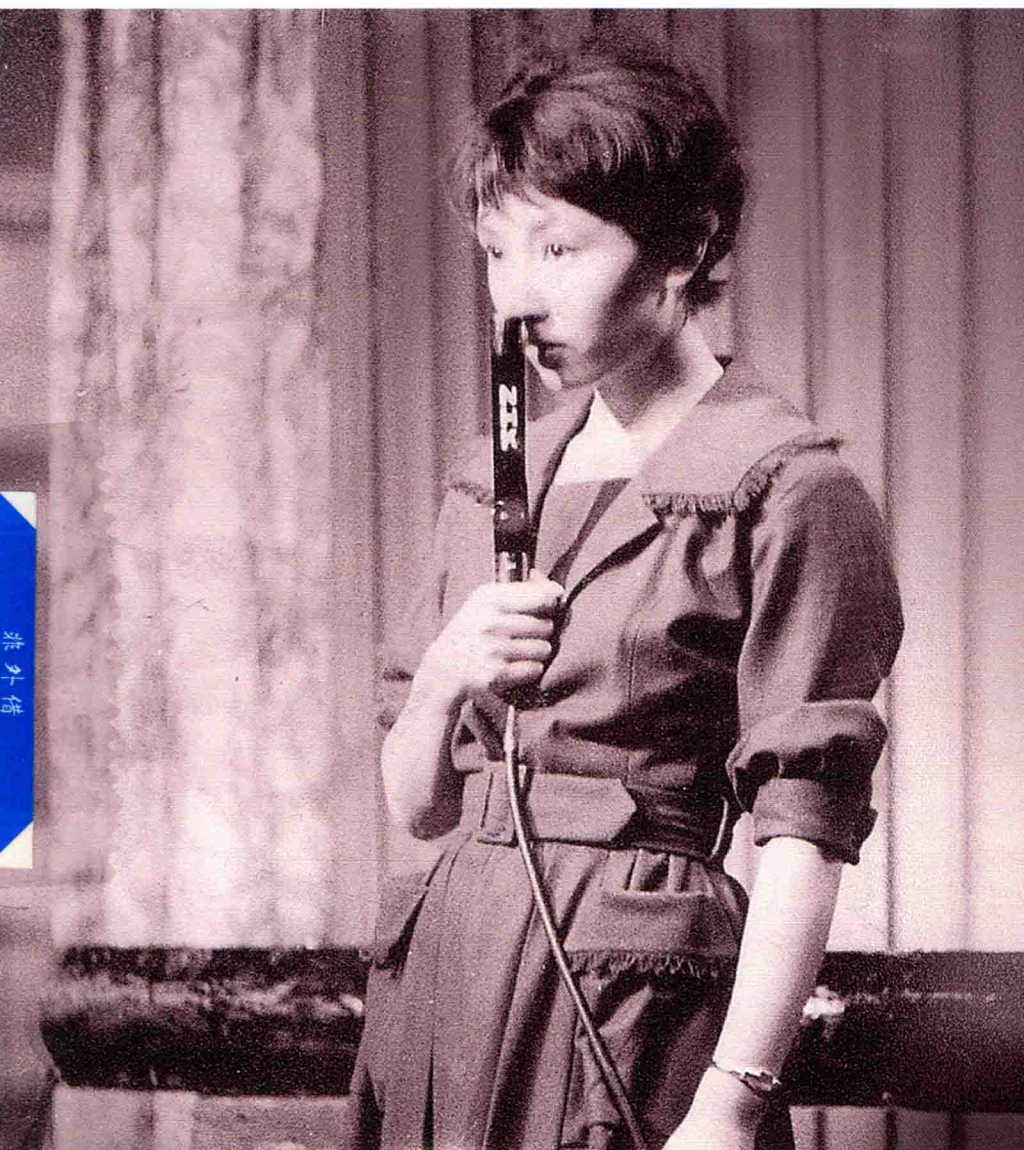


豆豆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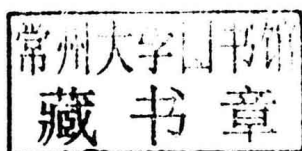
〔日〕黑柳彻子 著 孙雅甜 译



豆豆一个人

〔日〕黑柳彻子 著 孙雅甜 译

トットひとり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豆豆一个人 / (日) 黑柳彻子著 ; 孙雅甜译 .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 2018.7
ISBN 978-7-5442-9166-8

I. ①豆… II. ①黑… ②孙…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31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157

TOTTO HITORI

By TETSUKO KUROYANAGI

© 2015 TETSUKO KUROYANAGI

Photos © 1978 by Yoshitaka Nakatan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All rights reserved.

豆豆一个人

〔日〕黑柳彻子 著

孙雅甜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褚方叶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24 千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166-8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谨以本书献给
喜欢我的人
理解我的人
以及
和我有相同气息的人们

目	1	我姗姗来迟的青春
录	32	霞町公寓 B2 房间
Contents	68	“要不然，我们来一次？”
	94	我的母亲，我的哥哥
	129	新年参拜
	142	泰明教给我的
	149	做自己就好
	175	三十八岁了
	196	彻子的头发
	213	某位喜剧女演员之死
	231	两位喜剧作家的父母
	241	大幕拉开之时

我姗姗来迟的青春

二〇一三年夏天，八月二十八日，山田修尔先生去世了，享年六十七岁。他曾是TBS电视台的导演和制作人，制作了《The Best Ten》这个节目。修尔先生还和我们这些节目组的朋友们约好在九月一起吃饭。

我的生日是八月九日，这一天也是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日子，所以我从来没有热闹地庆祝过生日。要么像往常一样工作，要么静静地祈祷、许愿，因此知道我生日的人很少。

可是修尔先生每年都会和几位朋友一起出现在我面前，送我一束鲜花。那一年的八月八日深夜，我收到了修尔先生发来的邮件。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原本想等到八月九号再发给我的，可是当时他已经住院了，无奈之下，只能在八号深夜给我发了一封带有可爱表情符号的邮件。

“还有几个小时就是你的生日了，提前祝你生日快乐。想必你过得很好。这个时候本该抱着花束去看你的，可惜我上周末又住院了。

还是老毛病，肺的问题。这次住院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不过，应该来得及参加我们约好的聚餐，还请再耐心等待一等。我会努力，争取早日出院。”

修尔先生患的是相当棘手的间质性肺炎。看了这封邮件，得知他住院的消息，我很想去医院探望他，就去征询阿部龙二郎的意见。阿部先生是约好吃饭的人之一，曾经以《The Best Ten》最后一任助理导演的身份在修尔先生麾下工作，如今已经是TBS的大人物了。

“如果时间不长的话，可以。”

他回复说。看来并没有完全答应啊，我心想，最后还是决定把探望的事先缓一缓了。

既然人到不了，我就给修尔先生发了封邮件，告诉他会去观看他制作的将于九月上演的音乐剧《千畝——日本的辛德勒》。修尔先生回信说：“首演当天，我在剧场门口等你。”这的确是他的风格。然而，仅仅过了十天，我就接到了他的讣告。实在是太突然了。恐怕修尔住院的时候，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离开这个世界。我十分悲伤。

我问久米宏先生要不要去参加修尔的葬礼。他说：“嗯，我开车去接你，一起去。你没有搬家吧？”就这样，他亲自来我家接我一同前往葬礼场地。到了青山殡仪场，我们一下子被一大群记者围住，接受了采访。

摄像机摆在我们面前，我不想先开口，就推了一下久米，让他先说。看到这一幕的野村正浩后来对我说：“你推久米的样子和当年一模一样，当年你就是这样提醒他，‘喂，该你啦！’实在太好笑了。虽然知道那样的场合不该如此，我还是忍不住笑了。”野村正浩

也曾是《The Best Ten》的助理导演，如今已经是广播电视策划人了。

“山田君刚进入 TBS 的时候，最开始是做播音员。虽说他是我的后辈，当播音员可真不行啊。他这个人太认真了，简直像个银行的会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成了一个无趣的、糟糕的播音员。”

久米唠叨起来真是没完没了，我忍不住插嘴：“请不要‘糟糕’、‘糟糕’地说个没完！”结果又被大家取笑了：“果然和当年一模一样啊。”

修尔先生的灵堂设在巨大的白色环形墙壁之中。这是 TBS 的工作人员精心布置的，让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啊，这不是《The Best Ten》的乐池吗？”

我一面钦佩不已，一面却心生纳闷：在遗像前念经的和尚是怎么进到环形墙里面去的呢？仔细一看，原来是殡仪馆的女职员负责打开墙上的门，让和尚们进出。

“咦？那扇门不是电动门？”

我随口嘟囔了一句，一旁的阿部先生听到了，哭笑不得。

“黑柳女士，我们再怎么有能耐，也做不到这一点。”

然后，阿部先生自言自语似的说了起来：

“其实还想放一扇镜子门（歌手会从里面走出来）和黑色的得分板（记录歌曲得分的板子，上面的数字可以咕噜咕噜地旋转，就像机场通知旅客航班起飞和抵达时间的看板），可是那样《The Best Ten》的味道就太浓了，未免有些喧宾夺主。”

遗像里，修尔先生的姿容像往常一样端正。我和吉川晃司在遗像前朗读了悼词。

“我从未遇到过像修尔先生这般廉洁正直的人。和他相识，是我

从事电视工作六十年来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

这是我的真心话。许多事情是在他去世后才知道的。他清正廉洁，有很强的反抗精神，称得上真正的男子汉，在工作上也对我无条件地信任。我一直觉得能遇上这样的人，实在是难得。

我曾和修尔约好要去看他制作的最后一部舞台剧《千畝》，吉川晃司在里面饰演主角。这部剧的主角是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他拯救了千万犹太人的生命，被称作“日本的辛德勒”。修尔的葬礼就安排在演出前一天。吉川先生对着修尔的遗像倾诉：“山田先生，您让我怎么办？”

葬礼前一天的灵前守夜，南天群星的桑田佳祐和TUBE的前田亘辉等许多歌手都来了。桑田先生凭借一曲《率性辛巴达》首次登上《The Best Ten》的舞台，自那以后便成了节目的常客。一开始他是在“聚光灯”这个版块出场的。

我记得当时是从Live House进行现场直播。那个时候Live House还不为人们熟知，我想得稍微说明一下，于是问桑田先生：

“Live House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是像‘大合唱茶馆’那样的地方吗？”

结果桑田回答道：“你这个说法早就过时啦，黑柳女士。”

桑田先生上节目之后，连续好几周都稳居前十名，后来他带着自己推出的所有歌曲参加了《The Best Ten》。

前田亘辉在守夜时来到我身边，对我说：

“如果没有黑柳女士和山田先生，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非常惊讶。前田解释说，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放弃歌手事业，但当时有两个人写信劝阻过他，这两个人就是我

和修尔。我竟然做过这种事？我心中仍然很震惊。幸亏当初没放弃啊，我对前田说。

许多歌手和节目组工作人员都赶来和修尔先生告别。

终于到了出殡的时候，阿部先生忽然说：“黑柳女士，我想播放那首曲子，没问题吧？”就在灵车开动的瞬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时机），节目主题曲响起来了。我和久米一起说出的那句“The Best Ten”也在里面。若是平时的节目录播，我们会在这个时候一起说：“大家晚上好！”然后曲子随即被掐断。今天这首曲子终于播完了。曲风华丽欢快，令人想起往日的时光，真是一首好曲子。

我恰巧和这首曲子的创作者服部克久并排站着，就对他说：

“这首歌原来这么长啊，我还是第一次从头听到尾呢。”

话音未落，万千思绪涌起，心口顿时酸楚难耐。听着这熟悉的旋律，现场所有与《The Best Ten》相关的人都哭了。太多的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大家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修尔先生这次是真的离开我们了。不过，我也觉得，能听着这首曲子去火葬场，修尔先生一定心满意足了。因为曾几何时，每到周四晚上九点，正是在这首主题曲渲染的欢快昂扬的气氛中，我们打起精神、并肩作战，共同完成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

久米先生曾经说过：

“在《The Best Ten》练就的高昂情绪和快速的节奏，后来也被我用在《新闻站》中。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传递如此庞大的信息量，装进海量的内容，一个节目下来要说那么多话，都是因为我之前主持过《The Best Ten》。”

他平时不是那种情绪高昂的人，这番话应该是他的真心话（不过他的内心也可能比任何人都亢奋）。

我记得，修尔先生拿着《The Best Ten》的企划案来找我，是在一九七七年的秋天。

当年，我从纽约留学一年归来，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担任 TBS 音乐节目《星期二歌曲大比拼》的主持人。就是在这个节目上，我与修尔先生相识了。当时他还是个面色红润的美少年，是节目的编导。后来修尔跟我说：“当时我只是个跑腿的，兼任助理导演。我负责去后台叫你，说：‘黑柳女士，正式拍摄就要开始了。’”

《大比拼》大概播了两年就结束了。没多久，修尔先生出现了，问我想不想再做一次歌唱节目的主持人。

“节目的信息量之大前所未有的，每周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参演嘉宾也非常多，而且是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我想来想去，能将这个节目撑起来的主持人，只有黑柳女士你了。”

他又向我详细说明了节目的内容。我一路听下来，发觉这个节目的制作方法与此前的歌唱类节目完全不同，相当大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风格。

我想了想，说：“我可以做。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对歌唱界的事情不太了解，但是，请一定不要让我作假。既然要采用排行榜的形式（不是事先决定参演者，而是按照每周的歌曲排名来决定谁上节目），就绝对不要操作排名。别让我把不是排名第一的人说成本周第一名。你能答应我吗？”

“我答应你。”

面对我的请求，修尔先生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而且，他的的

明确遵守了这个约定。可以想象得出，音乐界少不了各种人情羁绊、诱惑和恳求，可是修尔先生从未动摇过。节目播出的十二年间，每个星期，他都把从第一名到第一百名的艺人的四个数据输入计算机，将统计出来的最后结果给我看。而且，他从未向我抱怨过，也从未向我透露过任何内情。

也正因如此，第一次直播时，当时人气极高的山口百惠女士并未出演，因为她的《红色羁绊》是第十一名，《秋樱》是第十二名。

第一次节目中，中岛美雪的《离别之歌》是第四名，然而中岛女士当时是不在电视上唱歌的，所以并未登场。在公布第四名时，镜头里只出现了镜子门，久米面向观众深鞠一躬，致歉说：“我们没能邀请到中岛美雪女士。”修尔先生的上司自然不满意，怒道：“既然有人不愿意出场，正好把百惠女士放进来，何必要道歉呢。没有山口百惠的歌唱节目像话吗！”可是修尔先生当场拒绝了：“我和黑柳女士有过约定，不能做那种事。”对于一个公司职员来说，这样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然而，修尔先生一直瞒着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在节目开播前就有诸多争论，不过最终还是定下来——如果有歌手不愿意登台，就用道歉的方式给观众一个交代。没想到，这样的做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节目组清楚地告诉观众有的歌手决定“不登台”，而且堂堂正正地向观众道歉，反而激励了百惠女士的歌迷们。到了第二周，节目第二次播出时，《红色羁绊》就上升到第八位。到了第六次直播，百惠女士的新歌《处女座宫》是第七名，《红色羁绊》是第九名，于是请她唱了这两首歌。

这种“诚实做节目”的态度迅速被观众接受。因为这是货真价实、没有谎报也没有欺骗的、观众真正想听的“十大金曲”，才能获得观众的信任。收视率很快超过了百分之二十，最高达到过百分之四十一·九，平均收视率在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间，一直保持这个收视率，一做就做了十二年。一台电视机同时有好几个人看，这意味着每周四有超过一半的日本人在看《The Best Ten》。

再回到节目推出前修尔找我商量的那件事上，我对流行音乐界和歌手界都不熟悉，独自主持节目恐怕有些困难，所以决定给我找一个搭档。

巧的是，在此之前，我刚刚参加了TBS广播的永六辅先生的《星期六 WIDE^①》。

我有时去做《星期六 WIDE》的嘉宾。这个节目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外景主持人。这个人会大喊：“居民区的太太，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星期六 WIDE》，请走到阳台上挥一挥手！啊，今天的收视率是百分之……”或者钻进隅田川上的船，跑到船员的房间里，说什么“啊，贴着裸体女人的画像呢”，又突然冒出一句：“那么我们来调查一下吃水线吧。”然后二话不说抱着麦克扑通一声跳进河里。“什么嘛，吃水线也没多深。”

这个人在各种地方大喊着各种莫名其妙的话。哇，这位外景主持人感觉好，头脑又灵活，说话相当有技巧，而且还是个很幽默的人——我曾经和永先生这样说过，但他一直出外景，坐在演播室里的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脸。凭借他的声音和说话的内容，我武断地想，

①指 wide 节目，日本对播放时长超过一小时的节目的统称，现在多指超过九十分钟的节目。

这位姓久米的主持人应该是那种又圆又胖的身材，就像现在的伊集院光，外表大约是典型的喜剧演员的样子。

结果，后来有一天，永先生指着玻璃对面的副控制室对我说：

“喏，那个家伙就是久米。”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打扮入时、英俊潇洒的青年正在找什么。现场直播时滑稽搞笑的风格和眼前的巨大反差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后来，我一直觉得，这一刻的相遇仿佛是上天安排好的。平时，久米先生根本不会来演播室，偏偏那一天，本应放在转播车里的便当没有准备好，久米先生只好进来取便当。平常的日子里，外景报道结束后，他在车里吃完电视台准备的便当就离开了。不知为何，那天车里却没放便当，他只好来演播室取，这样的机缘下，我才看见了他。

缘分这个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如果没有一份便当的偶然缺席，在《The Best Ten》的事前碰头会上，我就不会对修尔先生说：“前些天我见到了一个叫久米的人，觉得他很不错。”

久米先生个子很高，和我组成搭档非常合适。我觉得，如果一个很能说的女主持人和一个身高差不多的男主持人搭档，观众们恐怕会有一种女人在欺负男人的感觉。但和比自己高大许多的男性组成搭档，有男搭档身高带来的威慑力，无论女主持人再怎么能说，观众们也不会觉得男人受到了欺负。因此我一直和高大的男性搭档主持，比如芥川也寸志，最好是一米八以上的男士。久米先生身高超过一米八，说起话来速度很快，也很能说，我们搭档的效果会更好。

久米先生在TBS是比修尔先生大两年的前辈，他们曾经一起共

事，这件事谈起来很顺利。不过，久米先生以前和二谷英明一起主持过歌唱类节目《顶级明星秀》，当时深深地觉得自己不适合主持这类节目，要被迫说一些规定好的内容，也不符合自己的本性。不过这次是和我搭档，又是一个完全创新的节目，“感觉能自由发挥，貌似很有趣”。这些都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The Best Ten》的确是个很自由的节目。节目刚播出不久，一次开场时，我忽然玩心大发，对久米说：

“晚上好，小岛一庆先生（播音员，久米先生当时的竞争对手，与他是同期生）！”

结果久米先生迅速还击道：

“什么事啊，里见京子女士？”

里见女士是我在NHK广播剧团的同期生，在我们一起配音的NHK广播剧《阿杨阿宁阿东》里面给大哥阿杨配音，我是三弟阿东，给二弟阿宁配音的是横山道代（现在改名为横山通乃）。当时我们三人被人们称为“NHK三姐妹”。可那已经是昭和二十九年，也就是一九五四年的事了，没想到年纪轻轻的久米竟然知道这段经历。

我认为，正是他这种机智的反应让《The Best Ten》变得非常有趣。有时候久米甚至会做出一些自由过头的举动，比如说，摸了他最喜欢的百惠小姐的屁股，嗯。

我和久米在节目开始前很少会商定什么。我只说过一点：“无论是多年轻的歌手来上节目，我都会使用敬语。”对歌手的访谈虽然有台本，但是我和久米都喜欢自由发挥，都是根据现场的情况说话，如果觉得歌手的服装漂亮，就坦率地夸赞：“好可爱的衣服！”如果

觉得这首歌很感人，就诚实地告诉歌手：“你唱得很好。”我们只是忠实地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

“两个爱说段子的主持人凑到一起没问题吗？”在周围的一片担忧声中能把节目做得如此顺利，恐怕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都非常接近。

一位女艺人曾经在电视上说，现任总理大臣出席了自己的结婚典礼，她感到十分荣幸。我听了不以为然：“哼，像婚礼这么珍贵而特别的人生时刻，把总理大臣请来，真的会开心吗？”但我并没有举行过婚礼，只能保持沉默。不过，当时久米表达了和我完全一致的意见，让我十分惊讶。

我们的价值观惊人地一致，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几乎方方面面的想法都很像。

两位主持人定下来后，《The Best Ten》终于启动了。这个节目的制作方法和以往那种依赖艺人事务所和唱片公司的歌唱类节目大不相同，所以从修尔提出策划到真正启动颇费了些时间。一开始制作局长是持反对意见的，后来换了一位新局长，认为“可以按照年轻人的想法执行”，这才开始启动。这时已经比原计划晚了三个月（节目开播并不是秋季，而是在一九七八年一月）。

修尔倾尽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来制作这个节目。当时，流行歌坛正迎来巨大的变革，活力四射。节目播出一段时间后，我才注意到，参加《The Best Ten》的歌手和三年前完结的《星期二歌曲大比拼》的歌手几乎完全不一样。

《The Best Ten》的出演嘉宾可谓涵盖了各种音乐风格，像是

TWIST、GODIEGO、南天群星等，还邀请到了中岛美雪这类新音乐^①的代表歌手，虽然出场次数并不多。松山千春通过从演唱会现场转播的方式上节目的时候，足足花了八分钟来解释“为什么要上电视唱歌”，结果占用了要在演播室登台演唱的山口百惠的时间。此外，出演的歌手还有 PINK LADY、近藤真彦、田原俊彦、松田圣子、中森明菜等众多新人偶像歌手。

这自然是好事，但对节目制作方来说十分辛苦。每星期的节目都是现场直播，我们要严格按照每周的排名，邀请从第一名到第十名的十位歌手登台（如果算上“聚光灯”这个环节，应该是十一位），这绝不是轻松的事。例如，一位歌手本周排名第六位，我们不能对他说“下周也拜托你了”，因为没人知道下周他能否进入前十名。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排下周的日程。修尔先生的辛苦可想而知。

第二周的排名结果通常在星期二出来，排名定下来，接下来就是联系对方登台演出，采访出演的歌手，决定节目的构成，编写台本底稿，定导演，在星期六或星期日订购舞台布景，找外景地，进行转播的准备，确定摄像画面大小和拍摄角度，确定台本的最终稿。在这期间，星期四还有本周的直播要做，所以修尔先生从来没有休息过，每次都是在一周内承担两周的工作量。

歌手们都非常忙，为了尽可能让更多的歌手登台演出，节目组会追着歌手满世界跑，有时候还会进行现场直播。《The Best Ten》开创了音乐节目现场直播的先河。

① new music，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盛行于日本的一种流行音乐，其诞生受到了欧美民谣和摇滚的影响。